

孔子研究院

中國孔子基金會／主辦

楊朝明／主編

孔子學刊

葉選平



第二輯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孔子研究院

中國孔子基金會／主辦

楊朝明／主編

孔子學刊

葉選平



第二輯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孔子學刊. 第2輯 / 楊朝明主編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1. 8
ISBN 978-7-5325-5970-1

I. ①孔… II. ①楊… III. ①儒家—叢刊
IV. ①B222-5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125137 號

孔子學刊(第二輯)

楊朝明 主編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16 印張 18.75 插頁 2 字數 346,000

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800

ISBN 978-7-5325-5970-1

B·739 定價: 4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 請與承印公司聯系

《孔子學刊》編纂委員會

顧問（按姓氏筆畫排序）

成中英（美） 安樂哲（美） 牟鍾鑒 杜維明（美）
李學勤 周桂鈿 俞榮根 張立文
莊金蘭 晁福林 陳祖武 梁國典
湯一介 湯恩佳 蒙培元 劉大鈞
劉蔚華 霍韜晦 龐 樸

編委會成員（按姓氏筆畫排序）

王中江	王鈞林	孔祥安	孔祥林	朱漢民
李存山	李宗桂	李紀祥	李景林	林存光
周海生	張文科	張學智	涂可國	高瑞泉
郭 沂	郭齊勇	陳 來	商孟華	梁 濤
舒大剛	彭 林	彭彥華	曾振宇	賴永海
楊春炳	楊朝明	廖名春	齊金江	劉振佳
劉 彬	劉續兵	鄭萬耕	韓 星	顏炳罡

主 編 楊朝明

副 主 編 齊金江

執行副主編 宋立林

編輯部主任 陳 霞

編 輯 陳以鳳 王希孟 盧巧玲 劉文劍

作者簡介

(按文章先後排序)

- 牟鍾鑒 山東煙臺人。著名哲學史家、宗教學家。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孔子研究院學術顧問。
- 陳福濱 祖籍山東煙臺。哲學博士。臺灣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兼輔仁大學主任秘書、系主任，臺灣中國哲學會秘書長。
- 韓 星 陝西藍田人。歷史學博士，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，陝西師範大學宗教中心儒學—儒教研究所所長。
- 郭齊勇 湖北武漢人。哲學博士。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，國際中國哲學會副執行長，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，孔子研究院高級研究員。
- 胡治洪 江西奉新人。哲學博士。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。
- 黃玉順 四川成都人。哲學博士。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、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“生活儒學”宣導者。
- 董衛國 山東東營人。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生。
- 彭 林 江蘇無錫人。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中國經學研究中心主任，《中國經學》主編，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，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。
- 李紀祥 祖籍江蘇鹽城。臺灣佛光大學歷史系主任兼人文學院院長。
- 劉續兵 山東曲阜人。孔子研究院學術交流部部長。
- 林鶴璇 女，韓國成均館大學藝術學部部長、教授，著名舞蹈家。
- 李學勤 北京市人。著名歷史學家、考古學家、古文字學家。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、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、博士生導師，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，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、專家組組長，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，孔子研究院學

術顧問。

- 劉 彬 山東滕州人。哲學博士。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、碩士生導師，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員。
- 謝向榮 祖籍廣東五華。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研究生、研究助理，《東方文化》編輯助理，香港城市大學語文學部講師。
- 梁 濤 陝西西安人。歷史學博士。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孔子研究院高級研究員。
- 楊少涵 河南桐柏人。復旦大學哲學博士，上海師範大學哲學博士後，現為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師。
- 林存陽 山東濟寧人。歷史學博士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。
- 宋 健 山西晉中人。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國哲學碩士研究生。
- 楊朝明 山東梁山人。歷史學博士。孔子研究院院長、研究員、博士生導師，山東孔子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，山東歷史學會副理事長，山東周易學會副會長。
- 張詒三 山東荷澤人。文學博士。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、碩士生導師。
- 李建軍 四川大竹人。浙江大學古籍所博士後，副教授。
- 舒大剛 湖北襄樊人。歷史學博士。四川大學國際儒學院院長、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兼古籍所所長、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《儒藏》主編。
- 張學智 寧夏中衛人。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，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，國際儒聯學術委員會副主任，《中國哲學史》副主編，孔子研究院高級研究員。

目 錄

◆ 名家訪談

用孔子智慧守護民族精神家園

——牟鍾鑒先生專訪 李文娟 整理（1）

政治理想、儒家文獻以及中西對比

——陳福濱先生訪談錄 王希孟 整理（10）

◆ 儒學與精神家園

孔子儒家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建 韓 星（20）

儒學是我國當代公德建設之基礎 郭齊勇（37）

全球生態危機與儒家救治之道 胡治洪（44）

制度規範之正當性與適宜性

——《周易》社會正義思想研究 黃玉順（56）

民間儒學及其社會教化功能 董衛國（69）

◆ 文廟釋奠

釋奠說略 彭 林（86）

祭孔之史的起源與演變

——以“孔子”為軸的“興學”與“立廟” 李紀祥（96）

釋奠禮與文廟祭祀的合流及其文化意蘊 劉續兵（114）

文廟佾舞的歷史由來及其哲學背景 [韓國] 林鶴璇（127）

◆ 簡帛考釋

- 清華簡《祭公》與師詢簋銘 李學勤 (132)
- 帛書《衷》篇校釋八則 劉 彬 (135)
- 《周易·渙》上九“血去逖出”考釋 謝向榮 (147)

◆ 學術史譚

- 清華簡《保訓》的“中”爲中道說 梁 濤 (168)
- 《中庸》成書之辯難焦點綜說 楊少涵 (178)
- 李觀對禮的體認與經世建構 林存陽 (205)

◆ 孔學探原

- 從“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”看孔子的公私觀 宋 健 (219)
- 漢簡《奏讞書》“柳下季治獄”小議 楊朝明 (231)

◆ 儒經詮解

- 《論語·爲政》“闕疑”、“闕殆”考疑 張詒三 (237)
- 理學內核與經學外衣
——二程《春秋》學析論 李建軍 (242)
- 明代《孝經》學述論 舒大剛 (268)
- 論王夫之的“占學一理” 張學智 (280)

Contents

◆ Masters Interview

To Guard Our Nation's Spiritual Home with Wisdom of Kongzi

— An Interview with Mr. Mou Zhongjian Collator: Li Wen-juan (1)

Political Ideal, Confucian Literature and Contra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

— An Interview with Mr. Chen Fubin Collator: Wang Xi-meng (10)

◆ Confucianism and Spiritual Home

Confucianist and the Rebuilding of Chinese Common Spiritual Home

Han Xing (20)

Confucianism, the Basi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orality Construction

Guo Qi-yong (37)

Global Ecocrisis and Confucian Way of Saving the World

Hu Zhi-hong (44)

The Legitimacy and Suitability of Institutional Norm

— On Social Justice Thoughts of *the Book of Changes* (Zhou Yi)

Huang Yu-shun (56)

The Folk Confucianism and Social Cultivation

Dong Wei-guo (69)

◆ Temple Ceremony for the Worship of Deceased Master

On the Worship of Deceased Master

Peng Lin (86)

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onfucius Memorial Ceremony

— “ Establishment of Schools” and “Construction of Temples” Centering
on “Kongzi”

Li Ji-xiang (96)

The Mergence of Ceremony for the Worship of Deceased Master with

Confucian Temple Sacrifice and Its Culture Implication

Liu Xu-bing (114)

- Historical Origin and Philosophy Background of “Yi Wu” on Confucius
Temple Ceremony (Republic of Korea) Lin He-xuan (127)

◆ **Research and Explication on Bamboo Slips and Silk**

- Tsinghua Bamboo Slips *Ji Gong* and the Inscription on “Shi Xun Gui”
Li Xue-qin (132)
-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n Section *Zhong* of the Silk Books from a Tomb
at Ma Wang Dui Liu Bin (135)
- On “Xue Qu Di Chu” from *Huan, the Book of Changes* (Zhou Yi)
Xie Xiang-rong (147)

◆ **Academic History**

-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“Zhong”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*Bao Xun*
Liang Tao (168)
- Review of Debate about the Author of *Doctrine of the Mean* (Zhong Yong)
Yang Shao-han (178)
- Li Gou’s Understanding of *Rite*(*Li*) and Construction of Managing the Society
Lin Cun-yang (205)

◆ **Exploring Kongzi’s Thought**

- Looking at the Public and Private Value of Kongzi from His Word,
“In Ancient Times, Men Learned for The Sake of Self-improvement ;
Nowadays, Men Learn for Show” Song Jian (219)
- A Few Words on “Liu Xiaji’s Handling Cases” from Han Dynasty Bamboo
Slips Zou Yan Shu Yang Chao-ming (231)

◆ **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**

- On the Meaning of “Que Yi”、“Que Dai” in “Wei Zheng”, *The Analects of
Confucius* (Lun Yu) Zhang Yi-san (237)
- The Mentalism Intension with the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Extension
— Expounding of Commentary on *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*
(*Chun Qiu*) by Cheng Hao and Cheng Yi Li Jian-jun (242)
- A Brief Survey of *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* (Xiao Jing) in Ming Dynasty
Shu Da-gang (268)
- On Wang Fuzhi’s “Zhan Xue Yi Li” Zhang Xue-zhi (280)

用孔子智慧守護民族精神家園

——牟鍾鑒先生專訪

李文娟 整理

整理者按：改革開放以來，中國綜合實力上升成為全世界共同矚目的焦點，國人的文化自信力逐漸增強，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祖先文明。如何從中國古代精神文化中汲取智慧，以及如何守護中華民族精神家園成為衆人關注的新視角和新話語。去年盛夏，《孔子學刊》編輯部一行拜謁牟鍾鑒先生，就此問題進行專題採訪。當時，牟先生正在中央民族大學“985 工程”民族宗教研究室，因胃病纏身面容消瘦，又忙於工作與會議更顯憔悴，我們實不忍心打擾。牟先生與楊朝明主編是多年老友，先生雖疲憊但依然笑聲爽朗。整理者曾從學于牟先生，先生是我們求知、做人的榜樣，同窗岑孝清說：“我眼裏的牟老師，是一個有中國氣質的哲學家。他是一個大象無形的儒者，謙和可親的長者，望青勝藍的導師。”牟先生智慧與深邃的解答，或許能為我們的思想打開一片“天窗”。

一、“新三教”的融合已經顯示出生命力

孔子學刊(以下簡稱“學刊”)：牟先生，您對儒、釋、道三教的關係有著很深的研究，在“儒釋道交融與中國傳統文化”學術研討會上，您曾經提到：當前這種新的文化格局為“新三教”(傳統文化、西方文化、社會主義文化)時期，我們應從“舊三教”(儒、釋、道)關係史中吸取經驗和智慧，正確地解決好“新三教”的互動互融，創造出新的中國文化。在此基礎上，您是怎樣看待“新三教”今後發展方向的呢？

牟鍾鑒先生(以下簡稱“牟先生”)：這確實是我的提法。現如今儒、釋、道在中國逐漸融合成為了一種大的文化，即中華傳統文化，當然內部保持著差異。社會主義文化是主導，中華傳統文化是根基，西方文化是營養，組成了現今社會的“新三教”。這

裏的“教”指的是廣義的，是一種能夠對社會進行教化的思想體系。以前的儒釋道在相處過程中，有一個很好的經驗，它們彼此之間不僅是和諧的，而且互相吸收，彼此漸行漸近。這樣講，是相對於西方亞伯拉罕體系的三大一神教來說的。猶太教、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有著共同的先知——亞伯拉罕，但是它們的關係漸行漸遠，甚至很難和平共處。我們中國的儒、釋、道三教則不同，儒家是孔子創立的，佛教是外來的（兩漢之際，由印度傳入中國），道家是老子創立的，它們來源不同，但是卻彼此學習，越走越近，甚至達到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狀態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純粹的“儒”，純粹的“佛”，純粹的“道”實際上已經找不到了。這樣互相滲透的結果，就是共同繁榮發展。以前有個詞叫作“三教合流”，這個也可以適用於“新三教”。

“新三教”有過一段時間關係比較緊張，其中有各種社會原因。近代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，西方文化是強勢的，以至於中國有一部分人對西方文化產生反感，實際上，他們反感的不是這種文化本身，而是反對列強侵略、欺侮中國。當然，也有一部分人贊成全盤西化。社會主義文化進來以後，我們主要是學習蘇聯。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有一個缺點，今天來看就是強調階級鬥爭。斯大林有一個觀點：“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。”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很錯誤的，但是受它的影響，中國有一段時間人爲的“階級鬥爭”不斷加劇。這在文化上導致了社會主義的自我封閉，認爲西方文化是資產階級的，傳統文化是封建主義的，所以，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受到排斥，受到批判。與蘇聯、東歐搞翻關係以後，就認爲它們是修正主義，統統加以否定，出現了“批判封資修”運動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三者的關係能不緊張嗎？其實，這種做法對於社會主義、馬克思主義很不利。因爲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指出，馬克思主義要發展必須吸收人類文明全部成果。社會主義不是一種孤立的文化，它要吸收人類文明成果才能壯大起來。

改革開放以後，情況就不同了。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，認識到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規律，提出“走自己的路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”的科學論斷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是我們認同的社會主義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我們認可的指導思想。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必然要與中華優秀文化相結合，必然要以開放的心態吸收世界各種文化成果。這樣一來，新三教關係就改變了。現在總體來看，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是比較和諧的。當然，這種和諧關係是和而不同的。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指出，要“弘揚中華文化，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”。這與以前“批孔”時代把傳統文化歸結爲“封建主義”完全不同了，現在已經意識到，中國傳統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的強大力量，是創造智慧的源泉。但這也不是簡單地全盤肯定，要取其精華，去其糟粕。

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和底色，這是改變不了的。儒、釋、道三教之中，儒家是主導，如果沒有儒學，也不會有三教合流。中國化的佛教主要受儒家的影響。道家以前等同於社會的一個“旁觀者”、“局外人”、“批評者”，後來受儒家的影響，道家和道教也逐漸參與社會活動，成為三大精神支柱之一。總體來看，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格局就是“儒家主導，佛道為輔”，佛道兩教受儒家的影響，同時儒家也在吸收佛道。儒家有時表面上反對佛道，但實際上是在吸收佛道理論中的精華，才有了新儒家——宋明理學。

今天來看，“新三教”是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民族主體文化，這也是改變不了的。社會主義傳到中國來近大半個世紀，在社會與文化發展上起火車頭的作用，它講的是社會正義，共同富裕，民衆為主，其實這些和儒家思想具有共通之處。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強調的以人為本、社會和諧，就是吸收了儒學的精華而形成的理念。對於西方文化，今天不再像以前一樣統統作為“資本主義文化”來“批倒”。現在我們的文化是開放的，對於西方文化的精華，包括管理、科技、民主與法制，以及一些人文的內容，我們都可以吸收。“新三教”之間的文明對話也越來越頻繁，首屆尼山論壇的主題就是儒學與基督教的對話。

學刊：隨著文化交流的增多與深入，當今世界各種文明之間會不會呈現出像中古時期儒、釋、道之間融合的態勢？

牟先生：當今世界主流文化可以概括為“四大文明”：基督教文明、伊斯蘭教文明、儒家為代表的東亞文明、印度教文明。這些多元文化的融合需要長期努力。努力的難點在於其中的亞伯拉罕體系，因為它是一神教，其原教旨主義都具有強烈的排他性。我們崇尚的是“至上神”，“至上神”是百神之長，手下還有文臣武將。而亞伯拉罕體系的宗教是一神教，崇拜的神是“絕對唯一神”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會出現以下現象：有些信主的人，甚至會認為別的神就是“魔鬼”、“異端”；還有一句話叫“基督以外無拯救”，即全世界的基督徒承擔著解放全人類的義務，各國人們都得信基督教才能得到拯救。要按這種說法，其他的宗教就無法存在或被取代，這樣一來很容易引起宗教衝突。原教旨主義流行，文明對話就困難。還有，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主導世界政治，西方發達國家用生存競爭的叢林規則來處理民族國家關係，形成霸權主義，激出恐怖主義，所以文明衝突連續不斷，而文明對話步履維艱。

這種情況怎麼克服？現在，有一些自由主義神學家正在反思，認為這樣（排斥其他“神”）不行。“梵二會議”以後，天主教開始主動倡導同全人類宗教對話。孔漢斯等人提出世界與全球倫理，在倫理方面找一個最底線。這種趨勢越來越強，不過還不是主流，世界文明之間的溝通接近比中國儒釋道融合要難得多，要漫長得多。

我們生活在中國應該感到很慶幸，因為文化有多元通和的傳統。如果中國只有一種文化反倒沒有生命力，有各種文化存在，雖然異質性比較強，但是它們匯合在一起，能夠激發出更强的生命力。中國有“和而不同”、“和為貴”、“中庸之道”、“仁者愛人”等傳統觀念，有孔老夫子奠定的“文化基因”深入到我們的骨髓裏，一講“和諧”大家都高興，一講“鬥爭”大家都皺眉頭。中國存在著很多宗教，又能大致和諧相處，被稱為“宗教聯合國”，沒發生過宗教戰爭，中原地區沒有宗教裁判所，這要感謝孔老夫子奠定的貴和包容的“文化基因”。

中國人都抱有這樣一個觀念，宗教之間彼此可以友好來往，至少互不妨礙，你信你的，我信我的，進一步一個人同時還可以信幾個宗教。這多好啊！為什麼要獨尊一教、消滅其他宗教？在中國，很多人儒、釋、道一塊兒信，一個廟裏頭有三個教的“神”，無論在大陸還是臺灣都存在這種現象。在西方是根本看不到這種現象的，教徒甚至不可以同時信仰不同的教派，如果“我”是遜尼派的教徒，就不可以再信仰什葉派。現在有些國家情況有所改觀，必要的時候宗教可以改信，但是不可以兼信。中國人被稱為宗教的“混血兒”，一個人信點儒，信點佛，信點道，這有什麼不好呢？現在有些老百姓都搞不清楚自己信的是哪個教門的，教門對他們來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求得衆神保佑，多多益善。

在中國，“新三教”的融合已經顯示出生命力。社會主義曾經“極左”，一度找不到出路，導致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天怒人怨，搞出很多人為的“大災難”，最終這種方式被大家所拋棄。後來，社會主義與中國文化結合起來，改革開放以後又和西方文化結合起來，現在已經初步取得成功。中國經濟、社會發展這麼快，原來只有“亞洲四小龍”，現在我們這條“大龍”也起來了。現在我們講“改革開放”、“與國際接軌”，向世界學習，講“以人為本”、“和諧社會”，接續中華傳統，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容。我們不敢說在美國如何，在歐洲如何，我們敢說在中國這塊土地上，“新三教”能夠做出一個榜樣，會比較快地融合。

二、世界文明轉型不能搞“社會達爾文主義”

學刊：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，各國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對話逐漸增多，時值各大文明相互調適、相互吸收、相互融合之時，您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將如何作出貢獻？

牟先生：中國講“和諧”社會，主要資源來源於孔子和儒學。中國領導人講話，能打動人的話都是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語言，其中特別是儒家的語言用得最多。因為

她有魅力，她有影響力，她符合實際。2008年，我身體好的那個時候去新加坡，看南洋孔教會播放一段錄像，內容是溫家寶總理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作演講，溫總理明確講和諧思想主要來源於孔子和儒學，整個演講過程都在表達“兼容並蓄”、“有容乃大”的儒家思想。

楊朝明：是的，2006年胡錦濤主席在耶魯大學的演講也是如此。中國的政治領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充滿了自豪與熱愛，他們就是中國文化的代表者。

牟先生：已經是這樣，而且老百姓也高興。社會主義與中國文化結合在一起，這就是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。中國文化具有很強大的力量，任何文化進來，她早早晚晚都會使它改變，變的更和平、更和諧、更仁慈、更寬容。以前的很多例子都能說明這個問題，任何外來文化傳進中國，哪怕幾十年強勢流行，並試圖把中國文化消解，但早早晚晚都會被“融化”，不是它把中國文化“化”掉，而是中國文化把它“化”掉。當然，在這個過程中，外來文化由此提高了文明程度，中國文化也由此更加豐富多采。

我認為，今後世界文明轉型不能搞“社會達爾文主義”，弱肉強食，鬥來鬥去，你死我活，把生物學的規則用在人類社會上就要出問題，這樣的話，人類就很危險了。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，這種觀念還在支配著西方一些政治家的頭腦，認為“我是一個強大的國家，我就應該享受全世界最多的資源以維持一種最好的生活”，別的民族和國家是從屬性的，要聽我的指揮，為我服務，不聽話的要打壓征服。他們的頭腦中沒有“天下一家”的思想，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還在起作用。競爭是應該的，但要公平競爭，弱肉強食就不應該了。

世界要想得到可持續的發展，將來只能走“和而不同”這條道路。事實上，如果我們談論《中庸》，談論《大學》，或者談論中國的古典哲學，“和諧”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辭彙，而“和諧”意味著尊重差異、包容多樣。費孝通先生關於文化自覺有十六字名言：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與共，天下大同。”這個思想非常好，要有民族自尊，同時民族之間也要互尊，用一種開放的態度對待其他民族的文化，最後“美美與共”，這些美好的文化走到一起，就是一個多元和諧的世界，這個世界就大同了。

三、中華文化的“根基”還在老百姓之中

學刊：目前社會上出現了以“自我”為中心、人情淡漠、“拜金”、“炫富”等不良觀念和言行，國家相關部門也作出淨化社會文化環境、對低俗電視節目堅決叫停等舉措。您對於這種社會現象及國家採取的應對措施怎樣看待？

牟先生：應該承認，目前社會道德風尚極為糟糕，功利性太強。社會不再有“禮儀之邦”的氣象，而只是要“守住道德底線”，目標降到最低要求，社會道德處於崩潰的邊緣。現在電視上的法制節目，很多是家庭成員之間打官司，兒女之間或與父母之間爭房子、爭遺產。還有關於弑親滅門的報道，更慘不忍睹。這就是多年反傳統造成的惡果，把最基本的“父子親情”都破壞了，一旦這樣，家庭倫理就喪失了。過去有一段時間，我們在理論與文藝宣傳上把革命與傳統完全對立起來。例如有的歌曲唱的是：“天大地大，不如黨的恩情大；爹親娘親，不如毛主席親。”把“天”、“地”、“爹娘”都取消了，這是不應該的。表面上看這些歌是歌頌黨的，但是它就應了那些反共主義說“共產黨不要父母，不要祖宗”的謾言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就是社會主義的極端主義。一個是“極左”政治的衝擊，另一個是後來的拜金主義的衝擊，大大削弱了中華傳統美德的影響力，我們今天嘗到了它的苦果。我們現在的共產黨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溫和的社會主義。為什麼溫和？因為接受了孔子思想。同時國家大力弘揚中華文化，培養文明風尚。為了挽救道德良知，建設和諧社會，到處都在樹立典型，宣傳英雄，表揚先進，這是必要的，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應該怎麼辦？我認為，有一個根本辦法，那就是把以前掃除的中華傳統美德恢復起來，特別是把儒家闡釋的五常八德恢復起來。我多次說過，“三綱”一個也不能留，“五常”一個也不能丟。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具有超時代性，是做人的常道。八德：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、恥，是中國社會的普遍倫理。當然需要做出新的解釋。它們雖然被誤作為“封建道德”受到否定衝擊，但作為民族精神生活元素已進入百姓血液之中，並世代相傳，根基還在。因此在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同時，我們對社會道德建設也不要失去信心。中國老百姓經常會議論“某個人孝不孝”，這就是傳統道德觀的表現。現在社會上又在強調忠孝誠信禮儀廉恥，意在宣傳新“八德”。實際上，中國人的基本道德規範根本離不開儒學，離開了以後就會在文明人與野蠻人之間徘徊。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，如何把這個“根基”培植起來，使它煥發生機。

楊朝明：是的，連外國人都認識到了這一點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泰勒博士曾說，在過去的2500年，人類社會的基本需要變化之小令人驚奇。當今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於孔子所確立和闡述的很多價值觀念。這些價值觀念超越國界，超越時代；屬於中國，也屬於世界；屬於過去，也會鑒照今天和未來。這才是孔子思想對當今世界的意義。所以，孔子了不起，關鍵就在於他思想學說的超越性。

牟先生：雖然那個時代沒有互聯網，也不懂英文，但是孔子把人生、社會最基本的東西看透了，有些東西即“人生常道”，無論何時何地都是離不開的，離開了也可以，但

是社會就會不正常，不健康，多痛苦，多災難。

如果大家不需要這個東西，那麼任憑誰也恢復不了。我對社會道德建設還是有信心的，為什麼呢？就是因為這是每個人本性的需要，大家都想過一個健康的人生，想在一個秩序、文明的社會中生活，這就必須遵守“人生常道”。我個人的生活態度受到兩家影響，一個“儒”，一個“道”。儒家告訴我怎麼修身齊家、盡社會責任，即“成己成物”；道家告訴我怎麼從容生活、自我調適，即“道法自然”。我覺得很受用，這樣生活得很愉快。

四、兼顧孔子的“偉大”與“平凡”

學刊：隨著科技的發展，人們汲取知識不再依賴單一的紙質書籍和媒體，現在人們似乎更喜歡有衝擊力的直觀的視覺感受。與此同時，儒學傳播的途徑也越來越多，您認為怎樣表現才更能讓人們接近認識孔子？

牟先生：首先，要兼顧孔子的“偉大”與“平凡”，多體現他的智慧。但是他又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，而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“神”。其次，對他的形象要全面把握一下，他是一個政治家，又是一個教育家，更是一個思想家，是個多才多藝的人，這方面不能偏頗。再者，用孔子一生的經歷來讓大家瞭解他的時候，要注意幾個方面，如在不同時期他的活動中心不一樣，他一生是一個曲折的過程，另外也要注意他和學生、周圍的政界及有名士人的關係。

我很贊成立體化地、豐富地、多層面地展示孔子形象。咱們以前的研究太局限性了。如果用單線進化論和科學主義、自由主義這樣的眼光來看的話，孔子思想是專制主義，是落後的、過時的。現在看來，要多學科、交叉地來看待孔子及其思想，不能單純地把他歸結為教育家、哲學家，他是一個大思想家，同時又是一個政治家，他的思想裏面涉及政治、經濟、哲學、倫理、藝術等方方面面。古代的一些偉人或代表人物，都不是單一方面的專家，而是一個多層面的人物。所以，我們應該多元化地來展示一個真實的、豐富的、有血有肉的孔子形象。

只有多學科、交叉地研究，才能透徹地認識儒家思想。比如，以前我們很少從宗教學的角度來研究儒學。儒家當時稱呼神靈崇拜不叫“宗教”，而叫“神道”，其主要觀點是“敬鬼神而遠之”、“祭祀報本”和“神道設教”。我有一篇談“儒家的宗教觀”的文章，我稱儒學為“溫和的人文主義者”，它以人為本，不熱心於鬼神之道，但又不反對宗教，我們今天為什麼不能繼承呢？對於這個觀點，我專門寫了一篇文章《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應當是溫和的無神論者》。不熱心神道的孔子卻主張“敬鬼神”，荀子和王充都是無神論者，卻